

# 永远做草原上的“红色文艺轻骑兵”——“第十届内蒙古自治区乌兰牧骑艺术节文艺会演”观后

◎赵海忠

今年6月底到7月上旬,“第十届内蒙古自治区乌兰牧骑艺术节文艺会演”在呼和浩特市举行。艺术节期间,正蓝旗乌兰牧骑的《红色嫩芽向阳生》、太仆寺旗乌兰牧骑的《故乡情》、杭锦旗乌兰牧骑的《一路欢歌 幸福礼赞》、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乌兰牧骑的《忠实的心》、鄂温克族自治旗乌兰牧骑的《北疆赞歌 彩虹鄂温克》、扎赉特旗乌兰牧骑的《稻香清韵耀北疆》、二连浩特乌兰牧骑的《国门礼赞》、阿右旗乌兰牧骑的《融·铸北疆》、土右旗乌兰牧骑的《乌兰牧骑心向党 二人台韵耀北疆》、阿鲁科尔沁旗乌兰牧骑的《纯净草原 北疆赞歌》、土左旗乌兰牧骑的《星火燃情土默川 歌舞连心大北疆》、察右后旗乌兰牧骑的《幸福新时代》、霍林郭勒市乌兰牧骑的《北疆弦歌 科尔沁韵》、科右前旗乌兰牧骑的《红日耀轻骑》、托克托县乌兰牧骑的《红色轻骑耀北疆》、鄂托克前旗乌兰牧骑的《擎旗奋进献赞歌》、乌拉特前旗乌兰牧骑的《轻骑踏歌 山水和鸣》、四子王旗乌兰牧骑的《彩虹之约 同心共筑》、达茂旗乌兰牧骑的《北国家园草原赞歌》等全区19支乌兰牧骑专场演出先后登台展示,共有1000多名演职员参加。纵观19场演出以及各乌兰牧骑对演出的命名,主题突出、特色鲜明、形式多样、异彩纷呈,是内蒙古自治区认真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,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乌兰牧骑回信指示精神的新面貌、新成效、新举措,可喜可贺,可圈可点。

内蒙古自治区乌兰牧骑自觉以党的二十大精神为指引,准确把握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,紧紧抓住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特点,助力进一步深化深化改革、推进中国式现代化,遵循文艺创作规律,创新文艺表演形式,按照思想精深、艺术精湛、制作精良的标准,以更多讴歌党、讴歌祖国、讴歌人民、讴歌英雄的作品,宣传二十大精神,贯彻二十大精神。本次会演的各支乌兰牧骑所呈现的节目,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这条红线贯穿始终,是整个艺术节的灵魂,是各场演出的遵循,是所有节目的出发点和落脚点。

大力弘扬乌兰牧骑的优良传统。乌兰牧骑从诞生之日起,始终在党的文艺方针的正确指引下,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、为社会主义服务方向,自觉担当起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使命。近70年,一代又一代乌兰牧骑人不忘初心、接续奋斗,把党的声音和关怀传送到千里草原,传送到千家万户,增强北疆儿女心向党、听党话、跟党走坚定信念,为自治区繁荣发展、民族团结和边疆稳定作出了积极贡献,乌兰牧骑成为党和政府联系广大农牧民群众的重要纽带,具有鲜明的红色基因。

近年来,全区乌兰牧骑始终坚持贴近实际、贴近生活、贴近群众,从北疆文化中挖掘素材,从原生态民间艺术中汲取营养,创作并演出了一批广受群众欢迎的优秀节目,涌现出一批立意新颖、主题突出,富有民族性、地域性、时代性的艺术精品。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及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,通过乌兰牧骑得到有效传承和发展,有的作品通过乌兰牧骑走向全国、走向世界,乌兰牧骑成为内蒙古自治区文艺创作的重要阵地。乌兰牧骑扎根草原、服务人民,运用艺术手段反映新时代农牧民群众生活、表现新时代农牧民群众情感、展现新时代农牧民群众心愿。一批年轻艺术家从这支红色队伍中成长,乌兰牧骑成为自治区文艺人才的摇篮。乌兰牧骑的红色、民族、地区、人才培养等方面的优良传统,在新时代得到大力继承、发展、弘扬。3年一次的乌兰牧骑艺术节,既是交流展示平台,也是学习提高机会,集中检验乌兰牧骑的发展成就、先进经验以及存在的问题。自治区文旅厅和呼和浩特市政府精心策



划主办第十次乌兰牧骑艺术节,规模大、内容广、观众多,整个活动有序顺利举行,是一场艺术的盛宴,一道亮丽的风景,受到观众的肯定和喜爱。扎根生活沃土。作为全区乌兰牧骑的代表,参演的19支乌兰牧骑的节目都注意深入社会、反映生活。从19支乌兰牧骑呈现的节目来看,在北疆文化统领下,具体化为不同的对象和范围:都打上了所属地区的文化烙印。粗略地分有:农耕、游牧、林业、草原;革命历史、三千孤儿入内蒙、草原英雄小姐妹、航天、神舟飞船;非遗传承、岩画、旅游、体育、竞技、曲棍球、扳棍;国门、边关、戍边;生态、绿色、黄河、河套、沙漠、治沙、彩虹;乌兰哈达火山、牛奶湖、乌梁素海、北京后花园、土默川、钻石小镇、乌兰花;乌兰牧骑、二人台、晋剧、安代、那达慕、篝火;后旗红土豆、莜麦、兴安盟稻米、水果、乳制品;骆驼、鹰、马、羊、水鸟、雁、鹿、金丝雀、天鹅;柠条、榆树;鄂尔多斯、乌兰察布、巴彦淖尔、乌兰毛都、托克托、达尔罕茂明安、杜尔伯特;直播、电声、AI,等等。艺术源于生活,所有这些内容,都与乌兰牧骑所属地区地理、历史、经济、社会、民族有密切的联系。

习近平总书记指出:“文艺的一切创新,归根到底都直接或间接来源于人民。”世事洞明皆学问,人情练达即文章”。艺术可以放飞想象的翅膀,但一定要脚踩坚实的大地。文艺创作方法有一百条、一千条,但最根本、最关键、最牢靠的办法是扎根人民、扎根生活。”文艺源于生活,这是马克思主义文艺观最基础性的论断,是被文艺事业证明了的科学文艺观。广袤的内蒙古大地,是乌兰牧骑事业发展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。广大乌兰牧骑工作者自觉地接近生活,深入生活,在波澜壮阔、多姿多彩的新时代生活中寻找灵感、提炼思想、升华艺术,创作表演了更多的好作品。

服务牧民群众。在乌兰牧骑近70年发展历程中,牧民群众一直是其最主要的服务面向,这是由牧区的特点决定的。1957年5月初,时任内蒙古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、自治区主席乌兰夫作出了“要解决牧区长期听不到广播,看不到电影、演出、展览、图书的实际情况”的指示。全国第一支乌兰牧骑宣告成立后,经过几年的发展,1964年,全区所有的牧区旗和部分半农半牧区旗县都建立了乌兰牧骑。当今,全区活跃着75支乌兰牧骑。乌兰牧骑以服务牧民群众为使命,撑起内蒙古自治区文艺事

业的一片天。服务牧民群众,这是习近平总书记以人民为中心文艺思想在内蒙古的具体化,是针对乌兰牧骑的历史、特点、使命而做出的明确要求。本次会演节目,一是坚持以喜闻乐见的文艺方式服务农牧民,二是生动再现乌兰牧骑深入基层、服务牧民的场景。有几场演出设置了结构贯穿线,都与农牧区生产生活密切相关,是乌兰牧骑联系普通百姓的必然体现。不少节目安排设计了农牧民直接登台表演,体现原生态的艺术风貌。

在参演的节目中,各支乌兰牧骑都注重反映劳动、参与劳动。具体讲劳动场面有:打草、捆草、搭建蒙古包、扬场、插秧、种柠条、绣毯、插柳、抓羊绒、割麦、磨刀等;展示的劳动机械和工具有拖拉机、镰刀、木锨、铁锹等;展示的收获物有牧草、小麦、稻米、莜面等。此外还有大型牧业生产场面敖特尔。艺术表现上,适当安排劳动之余歇歇儿期间带有民族地域风情的嬉戏和娱乐。其他如自然风光、个人情感、家长里短、社会生活等,也在19场演出中得到反映,体现了乌兰牧骑在艺术表达方面的多样追求。

推动文艺创新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:“随着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,人民对包括文艺作品在内的文化产品的质量、品位、风格等的要求也更高了。文学、戏剧、电影、电视、音乐、舞蹈、美术、摄影、书法、曲艺、杂技以及民间文艺、群众文艺等各领域都要跟上时代发展、把握人民需求,以充沛的激情、生动的笔触、优美的旋律、感人的形象创作生产出人民喜闻乐见的优秀作品,让人民精神文化生活不断迈上新台阶。”乌兰牧骑产生于上世纪50年代,近70年过去了,内蒙古的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,农村牧区的道路、交通、通讯、电力、商业等有了极大的改善和提升,农牧民的生产生活方式和条件也发生了巨大变化。因此,推动文艺创新,就是乌兰牧骑在新时代进一步发展需要解决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。红色基因不变,服务人民不变,基本特点不变,但是在作品的内容思想情感、表演的规模形制场地,都必须做具体的调研和尝试,看不到电影、演出、展览、图书的实际情况”的指示。全国第一支乌兰牧骑宣告成立后,经过几年的发展,1964年,全区所有的牧区旗和部分半农半牧区旗县都建立了乌兰牧骑。当今,全区活跃着75支乌兰牧骑。乌兰牧骑以服务牧民群众为使命,撑起内蒙古自治区文艺事



本次会演,各参演乌兰牧骑的节目形式多样,按照印制的节目单粗略

计算,有70余种。可以看出,这些节目有传承,有创新。就创新而言,有的是内容创新,所谓旧瓶装新酒;有的是形式创新,体现在不同节目的各个方面。关键是新时代的生活及审美已经得到充分反映和展示,不少节目转换在相互交叉中实现,结构紧密,好多演员在舞台表演现场进行身份变化,直接体现乌兰牧骑队员“一专多能”的才华。

努力创作更多接地气、传得开、留得下的优秀作品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:“推动文艺繁荣发展,最根本的是要创作生产出无愧于我们这个伟大民族、伟大时代的优秀作品。没有优秀作品,其他事情搞得再热闹、再花哨,那也只是表面文章,是不能真正深入人民精神世界的,是不能触及人的灵魂、引起人民思想共鸣的。文艺工作者应该牢记,创作是自己的中心任务,作品是自己的立身之本,要静下心来、精益求精搞创作,把最好的精神食粮奉献给人民。”本次会演共有250余个节目,有的乌兰牧骑整台演出绝大部分是原创作品,有的全部是原创作品。会演最终评出了优秀创作和表演节目上百件,都是内容形式俱佳的优秀之作,可望得到广泛流传。当然,从全区看,这些节目只是内蒙古乌兰牧骑创作的冰山一角。全自治区乌兰牧骑的创作总量,是一个很大的数字,体现出乌兰牧骑惊人的生产力。

习近平总书记强调,“优秀作品并不拘于一格、不形于一态、不定于一尊,既要有阳春白雪、也要有下里巴人,既要有顶天立地、也要铺天盖地。只要有正能量、有感染力,能够温润心灵、启迪心智,传得开、留得住,为人民群众所喜爱,这就是优秀作品。”习近平总书记对乌兰牧骑优秀作品具体特殊的要求是“接地气、传得开、留得住”。这九个字,既是文艺创作的一般规律和要求,又是为乌兰牧骑量身打造的具体标准,“第十届内蒙古自治区乌兰牧骑艺术节文艺会演”是深入领会、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指示精神的积极实践。

永远做草原上的“红色文艺轻骑兵”。永远做草原上的“红色文艺轻骑兵”,是习近平总书记对乌兰牧骑的总要求。时限上讲,要求“永远”;地域上讲,在“草原”;“红色”,强调基因和性质;“文艺”,明确事业类别;“轻”,强调短小精悍、一专多能;“骑兵”,突出了草原巡演的机动性和辗转跋涉的艰苦性。“第十届内蒙古自治区乌兰牧骑艺术节文艺会演”成功圆满举办,检验了全区乌兰牧骑继承基因、服务基层、机动灵活等方面的努力和成就。我们具体感受到,全区乌兰牧骑不庸俗、不低俗、不媚俗,坚持公益事业属性,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,把社会效益摆在优先的地位。19支乌兰牧骑,尽管风貌各不相同,相互间存在一些差距,但是永远做草原上的“红色文艺轻骑兵”的信念有、行动在,是乌兰牧骑的榜样和标杆,必将带动内蒙古乌兰牧骑事业全面发展。

全区乌兰牧骑目前存在的问题。值得注意的是,有的乌兰牧骑重阵容和装备,需要考虑到农村牧区巡演的便捷性和舞台、电源等条件局限;有的乌兰牧骑人员构成上缺少青年演员;需要优化;有的乌兰牧骑演员基本功有待提高;有的乌兰牧骑创新能力弱,尽管表演的也是自己的原创作品,却是前些年,甚至更久远的老节目,需要深入社会、贴近生活,尽力充实、调整和提高;有的节目存在模式化、概念化和简单化倾向;有的场次结构松散,尚需打磨;有的场次调音等方面存在问题。但是总体看,红旗飘飘,绿草萋萋,绚丽多彩,瑕不掩瑜。这次会演再次证明:内蒙古乌兰牧骑为广大农牧民送去欢乐和文明,传递党的声音和关怀,不愧为草原上的“红色文艺轻骑兵”。

那个暴雨捶打窗玻璃的晚上,我陷在沙发里,手指头刚沾上《泥潭》的封皮,开篇那句“如您所见,我死了”就劈头盖脸砸下来。恒丰那张碎了的下巴,眼白里涸干的血,混着窗外炸雷的硫磺味,直往我脑壳里钻。嘿,百年前的血痂,隔着纸页还能这么扎人。刘楚昕这手笔,不光是撕开了1911年的烂泥潭子,更把我脚底下那些黏糊糊、甩不脱的东西,也一并给勾了出来。

书里写荆州城头的枫杨种子,一下子戳到我心窝子。跟我老家院里那棵香椿一个命!小时候爬树摘香椿,树皮上还留着指甲抠的印子呢。去年回去一看,嘿,白蚁早把树干蛀空了,可你猜怎么着?裂缝里硬是拱出几簇嫩芽,绿得扎眼。《泥潭》里那些草芽子也是这德行,在塌了架的王朝废墟缝里,硬挺着脖子。八旗子弟当棉袍露出的肋巴骨,爹娶闺女时爆布袋、指节捏得发白的死相,老太婆啃窝头掉下的渣子……这些场景看得我眼皮直跳。可一转眼,看到石头缝里草籽顶开碎砖,嘿,小区墙角那几根从水泥缝里挣命钻出来的三叶草,不就怼在眼前?管他世道烂成啥泥潭,活物那脖子不认栽的蛮劲儿,都一个样。

看着看着,心里头那杆秤就晃荡开了。乱世里的善啊恶啊,真跟让雨水泡透了的糖块似的,黏糊糊分不清棱角。恒丰他爹临了吞枪子儿,嘴里还骂着革命党不是东西;关仲卿对着老上司扣扳机那会儿,手抖没抖?脑壳里是不是还晃着前夜那盅温过的黄酒?这一刻,历史教科书上泾渭分明的“革命”与“守旧”轰然坍塌。战火如同熔炉,将所谓的“善”与“恶”熔成流动的、炽热的金水,任何试图将其凝固、握紧的企图,都注定被灼伤。这让我联想到现实中那些非此即彼的争论,在宏大叙事的碾压下,个体选择的艰难与道德的模糊地带,不也常常被忽略吗?《泥潭》逼我直视这令人不安的真相:人性在极端境遇下的复杂光谱,远非黑白二字可以概括。

最让我心口窝发紧的是传教士马修德那本日记。满纸的腌臢血腥,他倒好,偏惦记着“垂柳依依,划子船摇荡”。这股子近乎傻气的温乎劲儿,一下子把我拽回外婆床边。老太太晚年糊涂得连我妈都认不清了,可嘴里总絮叨:“窗台上那盆月季,该浇水了……”嗨,原来人掉进最黑的窟窿里,对那点子“好”的念想,就成了嚼碎苦胆的牙。刘醒龙讲“字缝间尽是爱的回响”,要我说,那不是回响,是有人在泥潭最深处,拿手窝着,点了根火柴。

“人总被抛入境遇,唯有选择并担其重”,这话让我一笔一划抄在了笔记本头一页。恒丰那缕魂在护城河底瞧见妹妹笑模样,不就跟着咱们心头那片缠满水草的记忆一样?逼着你在岔路口咬牙选一条道。刘楚昕把那些沉重的“存在”道理揉碎了拌进故事里,不是要灌你鸡汤。他是让你看清楚:关仲卿三次撞见鬼端,从挽着手臂笑,到怀里抱着奶娃子——正是这些零零碎碎、热乎的相守,才是顶住乱世砸下来的最硬的那根脊梁骨。

听说刘楚昕改稿子改得魔怔,50万字生生砍到20万。这劲儿,跟我当年刚学码字时一个样儿,对着稿纸死抠,眼泪珠子砸上去,墨团子洒开一片黑。他大夏天闷在故纸堆里,亲手把多余的字纸烧成灰,这份对文字的“洁癖”,让《泥潭》里每个字都像老木匠手里的硬木料,凿是凿,卯是卯。我认识一位老木匠,做把椅子,榫头卯眼差一丝丝都不行,非得拆了重来。他总用那口土腔念叨:“枋子要过墨,家伙要硬扎,搞邋遢了,夜里困不着。”就是这个理儿。

新书预售那阵子,听说刘楚昕关起门谁都不见。这做派,让我想起巷子口修鞋的张老头。他那摊子上从来不挂招牌,就一句:“修鞋靠手上功夫,又不是靠喉咙喊破天。”现今这世道,吵得人脑仁疼,都扯着嗓子喊。《泥潭》倒像沉在护城河底的一点幽光,不声不响,该照见的人,自然看得见。

合上书,外头的雨不知啥时候歇了。踱到阳台,对面老房砖缝里喝饱了水的青苔,绿得能掐出水来。哦,我这才咂摸出点味儿,刘楚昕为啥死磕着写那枫杨种子——咱们谁不是陷在自己的烂泥潭里扑腾?有人为两餐饭愁白了头,有人叫情字捆住了手脚,有人夹在念想和饭碗中间两头受挤。可《泥潭》里那句活没怪:泥聚子再厚再深,总有草籽在底下憋着劲儿,等着拱出芽来。

(本版图片除署名外均源自网络)



## 原创话剧《Hi,我找吕布》——

# 从草原铁匠到三国猛将的自我探寻

◎何美

“我叫吕布,字奉先,五原郡九原县人,立志成为天下第一铁匠。”伴随叮当打铁之声,舞台上的吕布说。内蒙古原创话剧《Hi,我找吕布》中的吕布,从草原铁铺来到三国战场,从打铁到打仗,这名“东汉打工仔”如职场小白,杀丁原、刺董卓、投王允,乱世中错位的悲剧英雄每一次选择都在探寻深层的心理动机,褪去“三国第一猛将”的战神光环,希望重回痴迷打铁的少年。

《Hi,我找吕布》一人多角,八位素履白衣的主演撑起了整场近90分钟的演出。通过灵活变换头套、冠饰、胸饰等简约配饰,在主要角色与龙套杂兵间自如切换,演出了千军万马、群雄割据的乱世。其中,吕布随身携带铜镜,骑乘赤兔马,手持方天画戟——这一沉甸甸的长兵器,戈矛合体,既能直刺又能横击,需要腰力与臂力俱佳。灾厄的国家话剧院小剧场中,观众清晰可见苏雅雅、吉雅胡等硬汉演员们汗流满面。

舞台前景中七块灵活的移动屏风与背景的多媒体投影相结合,传统皮影艺术与现代灯光技术、色彩打辅助,音乐设计融合了蒙古长调、电子音乐和流行歌曲,人声模拟出绵羊、青蛙等动物音效,让观众从宁静的九原县铁匠铺,跳跃至波谲云诡的朝堂、战火纷飞的战场。叮叮当当,敲敲打打,“铁憨憨”令在座年轻“老铁”捧腹,“拿国家工资”等现代语汇混搭,令观众爆笑。

舞台上的吕布刚举起铁锤说要做大天下第一铁匠,转眼就被套上铠甲成了“军爷”,鲜血拼杀取代淬火劳作,如提线木偶般被各路诸侯侯拽来拽去。玉儿、貂蝉和吕布,都是兵荒马乱各路豪强手中的棋子,是物件,是玩意儿。“铜镜虽好,



但它终究会生锈的。”棋子使尽,便成弃子。鸩鸩老去,唯靠投喂。从金銮殿梦回草原星空,铁血英雄并非冷酷无情的战争机器,本质是内心渴望安宁、回到故乡的小铁匠。叮叮当当的打铁声也如普通人在时代齿轮里祈求安宁的心跳声。这个怀揣匠人梦想的理想主义者,在乱世中身不由己,进退维谷的两难抉择,寻不到位置的悲剧英雄,何尝不是现实生活的缩影?该剧以多变而迷失的历史人物吕布为



镜,映照现代人的心灵困惑。历史人物的当代诠释,令我们产生共情,在时代洪流与现实夹缝中继续逐梦。近年来,剧集《大军师司马懿》、京剧《曹操和杨修》等纷纷重塑三国人物,游戏《三国杀》《放开那三国》《率土之滨》等也围绕千年IP进行二次创作,在历史密码中激荡现代回响。吕布是三国时期真实存在的将领,《后汉书》《三国志》均有传,“弓马骁武”。人中吕布、女中貂蝉、马中赤兔的故

事家喻户晓。元代杂剧《虎牢关三战吕布》赞:“声名扬四海,英勇战三杰。相貌无人比,文高武又绝。画戟横担定,威风气象别。”《三国演义》第五回亦有“三英战吕布”,认为这个“三家家奴”勇猛无敌但背恩忘义。《Hi,我找吕布》不同于既往小说、评书与影视作品,九原铁匠吕布不是将门之后、豪门世家、儒家学阀、皇亲国戚,不是文武双全的英雄,也不是见利忘义、勇而无谋、孔武好色的反复小人,而是一个普通铁匠与痴情男子。这个吕布一生的行为与当时的列强、诸侯格格不入,甚至是整个乱世中的一个另类,却也是古今诸多普通人的缩影。

五原郡九原县,为两汉时期北方边郡,在今内蒙古包头。“九原”一名,始由赵武灵王典故,见于《史记·赵世家》等。这里是北部的交通枢纽,是通往北疆的大道,也是秦、晋之间的一条交通线。原创话剧《Hi,我找吕布》在宣传包头历史的同时,也成为内蒙古舞台艺术的佳作,是自治区乃至全国唯一两度入选第七届、第十届中国原创话剧邀请展的优秀剧目。近日,该剧完成巡演,在北京、沈阳、武汉等14座城市成功演出了17场,原创剧本、表演、舞美和友好时长等皆获好评。当然,吕布在丁原手下先是担任主簿即掌管文书的佐吏,职位并非菲夫,可以胜任。他何以由文转武成为骑都尉?历史中还有诸多可以纵深挖掘之处。剧中主人公在历史洪流中的每次重要抉择尚可加强戏剧冲突,令精神原色及情感价值由浅入深,令观众笑中带泪、悲欢交集,避免平铺直叙或浅尝辄止。